

陳光堯 著

拗
口
語
選
錄

啓明學社出版

3
75

398
—
7594

陳光
茲
先生
惠
贈



陈光堽姜

拗口话远录

启明季社生版

16672

拗口語選錄序

拗口語是一種民衆文藝，但是它的質量太少，和其他的民衆文藝，如歌謠、戲曲、諺語、謎語、童話、神話、故事等等的質量比較，恐怕不過約爲一與十之比例。所以我編輯這本拗口語選錄，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材料太缺乏；而且又是我一個人搜集，其困難更不用說了。現在，我算是湊付着把這一本小小的拗口語選錄編出來了，在這裏就將我編輯這書的方法和這書的內容，約略的先說明一下：

一 本書共總收有拗口語一百六十七則，外有一則拗口的戲詞，因爲它的文體太長了，故附列在本書的末了。

二 本書所收拗口語，及於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、江西、湖

北，四川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等省，內以江浙閩冀四省的拗語爲最多。

三 拗口語必須依照它通行地方的方音讀；不然，間或便有不拗口者。所以本書中的各拗語，亦盼閱者按各語通行地方的方音誦讀。

四 本書對於兩個地方的大體相同而枝葉相異的拗口語，也斟酌並收，以資比較各拗語在各地地方間轉變的情形。

五 各拗口語裏面，如遇有錯字訛語或文理不通的地方，本書都斟酌加以改正，但仍求不失它們原來的風致。

六 本書純爲編輯體裁，關於拗口語的研究，編者另有拗口語研究一書，現在抄寫中，不久即交書局排印，宜與本書參看。

民國十九年五月二十日，陳光遠序于北平。

拗口語選錄

一畫

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三四五六七。七棵樹上七樣果：蘋果，桃兒，葡萄，柿子，李子，栗子，梨。（河北。）

一人去洗衣，一人去買胰；買胰人洗衣，洗衣人買胰；兩人齊洗衣，齊買胰。（江蘇淮安。）

一人栽樹，一人買醋；栽樹數數，買醋誤路。（同上。）

一口氣數不了二十四個葫蘆四十八塊瓢：一個葫蘆兩塊瓢，兩個葫蘆四塊瓢，三個葫蘆六塊瓢，四塊葫蘆八塊瓢，五個葫蘆十塊瓢……二十四個葫蘆四十八塊瓢。（河北灤縣。）

一盆玫瑰兩朶花，三位姑娘都要掐。四喜胡同裏五個小孩，拿啦六塊七角稜磚，打着八仙廟裏九棵樹上的十隻大老鴿。（此拗語內嵌有「一」至「十」等數字。）（河北北平。）

一個人梳頭兩個人綆，一家綆半邊，一家綆半邊，……………。

（此句愈說多愈好。）

一個小孩子，拿雙鞋子，看見茄子，放下鞋子，去拾茄子，忘掉鞋子。（福建泉州。）

一個大嫂子，一個大小子。大嫂子跟大小子比着包餃子，看是大嫂子包的餃子大？還是大小子包的餃子大？（河北。）

一個井，井裏浸個飯，不知究竟是飯浸井？還是井浸飯？（浙江杭州。）

一個老，包廟跑。（江蘇上海。）

一個老子，養個兒子；他的兒子，養隻兔子。老子不許兒子養兔子，兒子不服老子，老子就要打兒子。兔子來咬住老子的袴子，不許老子打兒子。老子沒法子，只得聽憑兒子養兔子。

一個老頭子本姓顧，拿箇壺兒上街去打醋。回來了遇見箇兔，放下布，擺下醋，去捕兔。跑掉兔，少掉布，潑掉醋，把個老頭子氣得好難過。（「過」讀如「顧」音。）（江蘇如皋。）

一個老頭去拿鉄，鉄上爬着有個蠍。老頭子着了螫，丟了鉄，砸死蠍，氣得老頭子沒話說。（江蘇。）

一個西瓜擦過牆，跌得粉濃濃。青瓢不捏我，我就捏青瓢。（江蘇如皋。）

一個破皮鼓，要買布來補，不知道是鼓補布？還是布補鼓？（四

川成都。）

一個胖娃娃，捉了一個大花活蛤蟆。（同上。）

一個梧桐樹上，歇了三隻鳳凰：一隻紅鳳凰，一隻黃鳳凰，一隻粉紅鳳凰。（河南。）

一個婆子，挑担鵝子，（「鵝子」就是鵝蛋；）撞倒駝子，騎上騾子；駝子的騾子，打破了婆子的鵝子。婆子要駝子賠騾子打破了的鵝子；駝子不賠騾子打破了的鵝子。（江蘇淮安。）

一個癩子，挑担鴨子，插上板閘子，（「板閘子」是肩上墊扁担的木片；）對面來了個瞎子，瞎子手裏拿雙襪子。瞎子碰跑了癩子的鴨子，鴨子弄髒了瞎子的襪子。癩子要瞎子賠鴨子，瞎子要癩子賠襪

子。癩子不肯賠瞎子的襪子，瞎子也不肯賠癩子的鴨子。瞎子罵癩子，癩子打瞎子。那邊又來了一個韃子，左手拿把刷子，右手拿把鞋拔子。韃子舉起了刷子，打了癩子一個耳刮子；癩子就奪韃子的鞋拔子，把瞎子的襪子弄了個三岔割子。（河北。）

一個錢買了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條細絲線兒。（江蘇如皋。）

一個鬍子，挑担螺絲，騎上驢子。鬍子騎驢子，驢子駝螺絲，螺絲壓鬍子，鬍子打驢子。

一條袴子七道縫，縫了橫縫又縫豎縫。（江蘇。）

一條辮子兩家緼，一家緼半邊。（末句要連說十二次。）（四川越雋。）

一座破佛菴，裏頭有個破佛龕。佛龕裏有個紅腳鴿，飛到佛菴口

；佛菴口的紅腳鴿，又飛到佛龕口。（江蘇吳縣。）

二畫

二八佳人上高樓，坐在牙床梳油頭，要問姑娘怎打扮，列位不知聽根由：頭上青絲如墨染，無有燕尾是個蓬頭；別一根簪子足八錢五，自來彎的如意鈎；耳朵上帶的一副連環墜，叮零零噹唧唧的鈎套鈎；頸子上帶的銀鎖鍊，不用說下面還有個花兜兜；身上穿一件花兒洋縐，三尺汗巾把腰抽；………………。小佳人打扮已完畢，把着樓門望下瞅：瞅見了倉囤裏邊圍着一囤豆，油簍裏邊盛着一簍油；也有鷄，又有狗，鷄狗全都在這院裏頭。鷄啄豆囤豆囤漏了豆，狗啃油簍油簍流了油。二八佳人心好惱，下樓來到院裏頭，捉住鷄兒用手打，捉

住狗兒用腳鉤；打鷄打了一手的豆，鉤狗鉤了一腳的油。這就叫鷄不啄豆，狗不啃油。鷄不流油。話雖好，字音難咬，一點說不好，就栽跟頭。（這是一段拗口的戲詞。）（河北北平。）

八十公公挑担籤竿過贛河，望見白麻鴨咬白鵝，却不曉得白鵝咬白麻鴨。（江西興國。）

八家人家門前八枝竹，有八隻八哥，在這八家人家門前的八枝竹裏宿。忽然來了八個小孩兒，拿了八塊磚頭，拋在八家人家門前的八枝竹裏，不許這八隻八哥宿。（浙江。）

八寶廟面前有個倒樓口，倒樓口裏吊了八個大元寶。（江蘇。）

三畫

三弟三妹子，向三哥三嫂子借三斗三升酸棗子；過年三月，三弟三妹子，還三哥三嫂子三斗三升酸棗子。

山上五株樹，架上五壺醋，池中五尾鮒，林中五隻鷺，箱裏五條袴。伐了山上的樹，搬下架上的醋，釣完池中的鮒，射死林中的鷺，取出箱裏的袴。（江蘇。）

山上有一個張結巴，山下有一個李結巴，張李二結巴去到山前山後比結巴。不知道是張結巴的結巴大？還是李結巴的結巴大？

山前有四十四棵小死澀柿子樹，山後有四十四隻小死喜鵲，咬着這四十四棵小死澀柿子樹的死乾枝。（浙江。）

山前有個崔粗腿，山後有個崔腿粗，二人山前山後去比腿。也不知道是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？也不知道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腿粗？

(河北北平。)

山前有個嚴圓眼，山後有個嚴眼圓，二人山前山後來比眼。也不知道是嚴圓眼比嚴眼圓的眼圓？還是嚴眼圓比嚴圓眼的眼圓？（同上。）

山頂上有一座白廟，白廟裏有一隻白貓，白廟外有一個白帽。白貓看見了白帽，唧着跑進了白廟。

上山的和尚夾着一本經，下山的尼姑捧了一個笙；上山和尚夾着的經，碰着了下山尼姑捧着的笙。不知道是上山和尚夾着的經，碰了下山尼姑捧着的笙？還是下山尼姑捧着的笙，碰了上山和尚夾着的經？（陝西。）

上平房，走七步，扒鷄皮，補皮袴。不知是皮袴補鷄皮？還是鷄

皮補皮袴。(河北。)

大肚漢吃麵出汗。(浙江杭縣。)

大哥多大鍋，二哥多小鍋。大哥要換二哥的小鍋，二哥不換大哥的大鍋。(河南。)

小子生來運不通，昨夜晚上做一夢：夢見一個小人仔，(「仔」就是小兒，)騎了一個大蒼蠅，左手拿的鐘，右手拿的鞭子。𠄎𠄎𠄎𠄎。(「𠄎𠄎𠄎𠄎」是跑貌。)

一 𠄎𠄎𠄎到半天空：望天上，天上星；望山裏，山裏松；望地下，地下坑；望坑裏，凍的冰；看屋裏，點的燈；看牆上，釘的釘；看釘上，掛的弓；看弓上，歇的鷹。星散，松倒，坑平，冰消，燈滅，釘跌，弓炸，鷹飛。(陝西城固。)

四畫

今日清早春鳥叫，要到棲真寺裏去看新裝四鎮飛金四金剛。（「鎮」就是「座」，「飛金」就是「貼金」。）（浙江嘉興。）

六十六歲的六老頭，修了六十六間走馬樓，樓上擺了六十六瓶蘇合油，門前栽了六十六棵垂楊柳，垂楊柳上拴了六十六匹大馬猴。忽然一陣狂風起，吹倒了六十六間走馬樓，打翻了六十六瓶蘇合油，壓倒了六十六棵垂楊柳，跑走了六十六匹大馬猴，氣死了六十六歲的六老頭。（江蘇江甯。）

六舅舅有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串錢，九舅舅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畝田。六舅舅要用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串錢，來買九舅舅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畝田；九舅舅不賣給六舅舅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畝田。

(河南開封)。

天上一個斗，地下一個狗，不知道是斗扣狗？（「扣」就是一「盖住」，）還是狗扣斗？（陝西榆林。）

天上一塊雲，地下一個盆，不知道是雲碰盆？還是盆碰雲？（安徽安慶。）

天上一個盆，地下一個棚。盆掉了，棚倒了，盆也打碎了。你看是盆賠棚呢？還是棚賠盆呢？（陝西城固。）

天上七個星，樹上七隻鷹，樑上七枚釘，檯上七盞燈，地上七塊冰。遮滿天上星，逐去樹上鷹，拔下樑上釘，吹滅檯上燈，踏碎地上冰。（江蘇吳縣。）

天上七粒星，樹上七隻鷹，樑上七只釘，檯上七盞燈，地上七塊

冰。一腳踏了冰，拿扇熄了燈，用手拔了釘，舉槍打了鷹，烏雲蓋了星。（江蘇寶山。）

王鬍子碰了劉鬍子，又遇了仇鬍子。王鬍子打爛了劉鬍子的油壺子，劉鬍子扯破了仇鬍子的綢袴子。劉鬍子要賠仇鬍子的綢袴子，王鬍子要賠劉鬍子的油壺子。

五賢村裏有個伍家莊，伍家莊裏住着一個伍老五，伍老五整天吃五加皮酒。不知是五賢村裏伍家莊上的伍老五愛吃五加皮酒？還是五加皮酒愛教五賢村裏伍家莊上的伍老五吃？（江蘇。）

五畫

出了南門，走了十步，彎腰拾了一條破皮袴。皮袴破，補皮袴；

皮袴不破，不補皮袴。（湖北。）

出東門，過大橋，大橋底下一樹棗。拿着竿子去打棗，青的多，紅的少：一個棗，兩個棗，三個棗，四個棗，五個棗，六個棗，七個棗，八個棗，九個棗，十個棗……九個棗，八個棗，七個棗，六個棗，五個棗，四個棗，三個棗，兩個棗，一個棗。這是一個繞口令，一氣說完才算好。（河北北平。）

出門碰見四秀才：一個姓焦，一個姓蕭，一個姓郭，一個姓霍。焦蕭郭霍相邀直上青雲閣，青雲閣上剝菱角；呼童掃去菱角壳，莫要刺了焦蕭郭霍四秀才的腳。（四川。）

出前門，走十步，拾張鷄皮補皮袴。是鷄皮，就補皮袴；不是鷄皮，就不必胡亂補皮袴。（河北。）

白八老爺門前栽了八棵白果樹，從北來了八個白八哥兒。白八老爺拿了八個巴達棍兒，要打八個白八哥兒。八個白八哥兒，落在八棵白果樹上。不知道白八老爺是打着八個白八哥兒？還是打着了八棵白果樹？（河北北平。）

白老鼠，躡樑頭，躡樑尾，一直躡到樑節眼裏。（江西興國。）

白家爺有一隻白腳白鼻頭貓，咱家也有一隻白腳白鼻頭貓。白家爺的白腳白鼻頭貓，和咱家的白腳白鼻頭貓，在白牆頭上打鬧。又吃了咱家一碗白米粥，打碎了咱家一隻白細碗。咱家打死了白家爺的白腳白鼻頭貓，白家爺要咱家賠他的白腳白鼻頭貓，咱家不賠白家爺的白腳白鼻頭貓。（河南。）

白貓黑鼻子，黑貓白鼻子，黑貓的白鼻子，碰破了白貓的黑鼻子

。白貓的黑鼻子破了，剝個秕穀壳兒補鼻子；黑貓的白鼻子不破，不剝秕穀壳兒不補鼻子。（陝西。）

白牆壁上掛白畫，還是畫白呢？還是壁白呢？（浙江。）

白鷄婆產黑蛋，（「鷄婆」就是母鷄，）黑鷄婆產白蛋，明朝請你吃早飯，一頓要吃二十四個蛋：一個蛋，兩個蛋，三個蛋，四個蛋，五個蛋，六個蛋，七個蛋，八個蛋，九個蛋，十個蛋，十一個蛋，十二個蛋，十三個蛋，十四個蛋，十五個蛋，十六個蛋，十七個蛋，十八個蛋，十九個蛋，二十個蛋，二十一個蛋，二十二個蛋，二十三個蛋，二十四個蛋。（四川成都。）

半個頭是鬍鬚頭的人，一跑到半扇大門前，張了半個眼睛，看見了半個錢，彎了半個身子，拾了大半天；走到半邊街上，進了半片

店，買了半隻筍子，把鬍鬚頭筍了半筍。（江蘇。）

半瓢兒乾粉條，泡了一瓢半。（同上。）

半瓢兒麵，包了一瓢半的扁食。（「扁食」就是餃子。）

四牌樓有四輛四輪大馬車，你愛拉那兩輛來，你就拉那兩輛。

（河北北平。）

打南來了一個癩子，（「打」就是「從」，）挑了一挑吃的茄子，手裏拿着裝菜的碟子，地下釘着大木頭櫃子。那櫃子絆倒了癩子，癩子正爬起來檢茄子。打北頭晃晃搖搖來了一個吃醉了酒的老爺子，腰裏插的煙袋別子。（「別子」就是煙袋墜。）老爺子要買癩子的茄子，癩子不賣，老爺子一賭氣就搶了癩子的茄子。癩子拿了茄子，追着來打老爺子，老爺子一生氣，就拿煙袋別子打癩子。也不知道是老爺

子的別子打了癩子？也不知道是癩子的茄子打了老爺子？（同上。）

六畫

有一個喇嘛，手裏提着蛤蟆；有一個啞吧，腰裏別着喇叭。（「別」就是「插」，下同。）手裏提着蛤蟆的那個喇嘛，要拿蛤蟆換啞吧腰裏別着的喇叭；腰裏別着喇叭的這個啞吧，不肯拿喇叭換喇嘛手裏提着的蛤蟆。手裏提着蛤蟆的喇嘛，打了腰裏別着喇叭的啞吧一蛤蟆；腰裏別着喇叭的啞吧，也打了手裏提着蛤蟆的喇嘛一喇叭。（河北）

有一個聾子，提着一個籠子，裏邊養個紅子。（「紅子」是鳥名。）去到城外找虫子，找着了虫子，就放在籠子裏喂紅子。（同上）

平。）

有個老頭兒本姓顧，上街去打醋，帶買布。打了醋，買了布，抬頭忽見鷹刀兔。（「刀」就是一「抓」。）放下他的布，丟了他的醋，去捉鷹刀兔。回來不見他的醋和布，飛了鷹，跑了兔，少了布，翻了醋。「勸諸君莫學我老顧，貪得無厭要吃苦。」（江蘇丹徒。）

有個孩子懷中抱，粉面團團生的俏。一逗他一笑，兩逗他兩笑；不逗他不笑，老逗他老笑。（河北北平。）

有個麵舖門衝南，（「衝」就是「向」，）門上掛着藍布棉門簾。摘了藍布棉門簾，麵舖門衝南；掛上藍布棉門簾，麵舖門也衝南。（河北。）

老鳥躲在老廟裏的刀上。（江蘇黃渡。）

老爺堂上一面鼓，鼓上一隻皮老虎。皮老虎抓破了鼓，就拿布來

補。只有布補袴，那有布補鼓？（江蘇。）

七畫

我家有個肥淨白淨的八斤鷄，飛在張家後院裏；張家後院裏有個肥淨白淨的八斤狗，咬了我家的肥淨白淨的八斤鷄。我們要他們賣了他家的肥淨白淨的八斤狗，來賠我家的肥淨白淨的八斤雞；他們不賣他們的肥淨白淨的八斤狗，來賠我家的肥淨白淨的八斤鷄。（河北平。）

我家有個肥淨白淨的八斤鷄，飛到張家後院裏；張家有個肥淨白淨的八斤狗，跑出來咬了我的手。我不走，大家圍着瞧，巡警也來瞧。巡警說，你的狗不上捐，咬了我的手，連人帶狗一齊拉了走。你爸

爸跟你的媽都害怕，給巡警買的肉，打的酒。巡警說：「我辦公事，不吃人的肉，不喝人的酒，你們大家還是跟着我走！」（同上。）

我們家裏有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隻大公駱駝，他們家裏有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隻大母駱駝，來換我們家裏的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隻大母駱駝，換完了，他家成了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隻大公母駱駝，我家也成了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隻大公母駱駝。兩家駱駝合在一起，還是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隻大公駱駝，和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隻大母駱駝。共合起來是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六隻大公母駱駝。（河北。）

你會糊我的粉紅活佛龕，你就糊我的粉紅活佛龕；你要是不會糊我的粉紅活佛龕，你別混充會糊我的粉紅活佛龕。（「別」就是「不

要」。(河北北平。)

走進冷廟，脫落涼帽；走出冷廟，戴上涼帽。(江蘇吳縣。)

冷廟裏樑上掛只涼帽：後面一隻小燒香船，前面一隻大燒香船，當中一隻中燒香船。(同上。)

村南有棵新搖柳，做了六百零六個簍。(安徽。)

八畫

東一鼓，西一虎，虎來了，抓破鼓。上街去，扯白布。不知是白布補破鼓？還是破鼓補白布？(江蘇淮安。)

東山上有個白鼻梁骨的綿羊，西山上有個不白鼻梁骨的縣羊。不知道是那東山上的白鼻梁骨綿羊的身上白呢？還是那西山上的不白鼻

梁骨綿羊的身上白呢？

東門鍾家栽東瓜，西門蘇家栽西瓜。人人都說東門鍾家的東瓜大，賽不過西門蘇家的西瓜大。（江蘇江寧。）

東屋裏住着一個盧結巴，西屋裏住着一個馬結巴，兩個結巴結結巴巴的打架。不知道是盧結巴打了馬結巴？還是馬結巴打了盧結巴？

東洞庭，西洞庭，洞庭山上一根籐，籐上掛銅鈴。風吹籐動銅鈴響，風息籐定銅鈴靜。（江蘇吳興。）

東莊有個大西瓜，西莊有個大東瓜，等到熟瓜來比瓜。也不知東莊的西瓜大？還是西莊的東瓜大？

東鄰有一囤豆，西鄰有一簍油；我家有一隻雞，又有一條狗。雞啄了豆囤，豆囤漏了豆；狗啃了油簍，油簍流了油。雞不啄豆囤，豆

甌不漏豆，狗不啃油簍，油簍不流油。（河北北平。）

東頭來了一個大漢，推了一車白麵；西頭來了一碎鬼，（「碎鬼」就是「矮人」，）推了一車黑灰。二人在十字街口會面，大家都沒看見，大漢撞倒了碎鬼的黑灰，碎鬼也碰倒了大漢的白麵。大漢要碎鬼賠他的白麵，碎鬼也要大漢賠他的黑灰。二人糾纏不清，請大家來判一判：是大漢該賠碎鬼的黑灰，還是碎鬼該賠大漢的白麵？（陝西長安。）

東牆上掛個馬嚼子，（「馬嚼子」解未詳，）西牆上掛個馬杓子。不知道是馬嚼子碰馬杓子？還是馬杓子碰馬嚼子？

房後一堆糞，倒了一堆灰。灰混糞，糞混灰；灰混糞，糞混灰；灰糞混混，混混灰糞。（河南。）

拆東壁，補西壁；拆南壁，補北壁。拆壁，補壁；拆壁縫，補壁洞。（浙江。）

和尚趕俺羊，（「俺」就是「我」，）俺羊趕和尚。（河南。）
長虫圍着磚堆轉，轉來轉去，躡磚堆。

長扁担，短扁担，長扁担比短扁担長半扁担。（陝西榆林。）

門角裏靠着一根棍，棍上爬着一個鬼。鬼揩棍，棍揩鬼；鬼揩棍，棍揩鬼……。（末二句越說多越好。）（河北灤縣。）

阿八阿八，阿八的門前有八十八根半根竹。從北海飛來了八十八隻半隻八哥，留在阿八的門前八十八根半根竹上歇。（江蘇吳興。）

阿喬澆芭蕉，阿堯討燒糟。（浙江杭縣。）

九畫

南京有個都司，北京有個都司，南京的都司，跟北京的都司比家私。不知南京都司的家私比北京都司的家私多？還是北京都司的家私比南京都司的家私多？

南邊來了一個癩子，攆着一布袋茄子，腳前頭有個橛子。橛子絆倒了癩子，癩子撒了茄子，茄子砸了橛子，橛子擦破了茄子。癩子爬起來拔橛子，拾茄子，氣得癩子發邪子。（「邪子」就是「瘡疾」。）

南邊來了他大大伯家的大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，（「搭拉」就是「下垂」，）北邊來了他二大伯家的二搭拉尾巴耳朵母狗。他大大伯家的大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，咬了他二大伯家的二搭拉尾巴耳朵母狗一口；他二大伯家的二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，也咬了他大大伯家的大搭拉尾

巴耳朵母狗一口。不知是他大大伯家的大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，咬了他二大伯家的二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？還是他二大伯家的二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，咬了他大大伯家的大搭拉尾巴耳朵母狗？（河北。）

城隍廟裏破鼓，買了三尺布補。還是布補鼓？還是鼓補布？（江蘇如皋。）

城裏人有條破褲，向着鄉下人去買土布。還是鄉下人的土布補城裏人的破褲？還是城裏人的破褲補鄉下人的土布？（河北。）

城隍廟內兩判官：左邊是潘判官，右邊是龐判官。不知道是潘判官管龐判官？還是龐判官管潘判官？

扁但靠在店板上，店板靠在扁担上。（江蘇吳興。）
穿了白襪去拔麥。（江蘇黃渡。）

買家巷裏有一個冒麻啞吧。（江蘇如皋。）

十畫

粉皮牆，畫紅鳳，畫黃鳳，畫粉紅鳳。（湖北。）

粉紅牆上畫鳳凰：粉紅鳳凰，黃鳳凰。（四川。）

粉紅女，女粉紅；粉紅女穿了一件粉紅衣，女粉紅穿了一件衣粉

紅。（河南。）

粉皮牆上石灰堂，（「堂」就是一「穴」，）石灰堂裏三個紅鳳凰，三個紅鳳凰養了三個黃鳳凰，三個黃鳳凰引來了三個粉紅鳳凰。

拿四十四個錢，到施家絲線店裏，買了四十四個錢的玉色細絲線

。（浙江。）

拿着槍，又拿着香，走到城外去燒香。不是只爲去燒香，也不是專爲去打槍；他是一半去燒香，一半去打槍。

桌子上有兩隻鍋子：一隻銅鍋子，一隻沙鍋子。一個獃子來到桌子前頭吃鍋子。隨便你愛吃那個鍋子，你就吃那個鍋子。（河北。）

桌子上面擺穀子，穀子旁邊歇鴿子。鴿子啄穀子，穀子饞鴿子，鴿子壯穀子。（江蘇。）

破布頭兒補皮肚兜兒。（河北。）

翁家有個蒼頭，東家叫蒼頭去種葱頭。葱頭收上樓，蒼頭免受愁。（福建泉州。）

扇扇子，吃蓮子；扇子扇來好，蓮子吃來飽；扇子扇蓮子，蓮子對扇子。（江蘇黃渡。）

高高山上一座廟，裏邊住着兩老道：一個年紀老，一個年紀少。廟前廟後長了許多長生草。有時候老老道煮藥，小老道採藥；有時候小老道煮藥，老老道採藥。（江蘇。）

十一卷

張老六，李老六，兩個老六去買肉，（「肉」讀如「交」，）買了六斤六兩六塊肉。（江蘇如皋。）

張結巴，李結巴，上牆頭，比結巴。你的結巴沒有我的結巴大，我家還有一個大結巴。

張喇嘛，李喇嘛，去到喇嘛廟裏吹喇叭。也不知道張喇嘛的喇叭吹得好？也不知道李喇嘛的喇叭吹得妙？（河北北平。）

麻貓咬麻鴨，白紙貼白壁。（江西興國。）

鉢頭撲白鴿骨頭。（浙江杭縣。）

從南來了一個癩子，挑着一担茄子；從北來了一個癩子，腰裏插着橛子。插橛子的這個癩子，要買挑茄子的這個癩子的茄子；挑茄子的這個癩子，不賣給插橛子的這個癩子茄子。插橛子的這個癩子，打了挑茄子的這個癩子一橛子；挑茄子的這個癩子，還了插橛子的這個癩子一茄子。（安徽。）

十二畫

嫂嫂燒香要蕭山香。（浙江杭縣。）

進西殿，拿紗扇，看見好些燕，把扇來打燕。（福建泉州。）

黃鼠狼咬紅鷄公，（「鷄公」就是公鷄），紅鷄公啄黃鼠狼。黃鼠狼吃了紅鷄公，紅鷄公脹死了黃鼠狼。（四川。）

喫葡萄，吐葡萄皮；不吃葡萄，不吐葡萄皮。

喫橘子，剝橘壳，橘壳拋在壁角落。不吃橘子，不剝橘壳，橘壳也不拋在壁角落。（浙江杭縣。）

喫蠶豆，穿綢緞。（江蘇上海。）

十三畫

會糊粉紅佛花，再糊粉紅佛花；不會糊粉紅佛花，就別（「別」就是「不要」）糊粉紅佛花。（河北北平。）

會嫩你的嫩凍豆腐，就嫩你的嫩凍豆腐；不會嫩你的嫩凍豆腐，

就別燉你的燉凍豆腐。要是混充會燉你的燉凍豆腐，弄壞了你的燉凍豆腐，就吃不成你的燉凍豆腐啦。（同上。）

路上三隻兔，檯上三個芋，地上三匹布。追回路上的兔，吃完檯上的芋，拾起地上的布。（福建泉州。）

路東一座橋，路西一座橋；路東橋上蓋座樓，路西橋上蓋座樓；路西橋上樓上住和尚，路東橋上樓上住石匠；路東橋上樓上的石匠叮噹噹斷石頭，斷了路西橋上樓上的和尚頭上一道溝。

隔着窗子撕字紙：是字紙，撕字紙；不是字紙，就不要胡亂的撕一地紙。（河北。）

隔牆扔草帽，草帽套老頭，老頭套草帽。（河北。）

隔壁伯伯家有個白鼻子黑貓，我家有個黑鼻子白貓。兩個貓打架

，也不知道是隔壁伯伯家的白鼻子黑貓、咬了我家的黑鼻子白貓？還是我家的黑鼻子白貓、咬了隔壁伯伯家的白鼻子黑貓？（江蘇六合。）

楊家一隻羊，蔣家一座牆。楊家的一隻羊，撞倒了蔣家的一座牆，壓死了楊家的一隻羊。楊家要蔣家賠一隻羊，蔣家要楊家賠一座牆。（浙江杭縣。）

碗架上扣着一個大花碗，（「扣」就是「蓋」，）大花碗底下扣着一個大花活蛤蟆。（河北。）

十四畫

鼻子爛了，剝個秕穀壳兒補鼻子；鼻子不爛，不剝秕穀壳兒不補鼻子。（陝西城固。）

銅勺舀熱油，鉄勺舀涼油；銅勺舀了熱油舀涼油，鉄勺舀了涼油舀熱油。（河北北平。）

銅釘釘銅板，銅板釘銅釘；釘釘銅，銅釘釘。（福建泉州。）

十五畫

劉老公修了六十六間樓，樓上面擺着六十六匹綢，綢左邊放着六十六簍油；樓上面又拴了六十六頭牛，牛右邊臥了六十六隻狗，對面又來了六十六個猴。狗咬猴，驚起牛，扯倒樓，弄倒油，染壞綢。忙得劉老公洗了綢，攪不了油；攪了油，牽不了牛；牽了牛，修不了樓；修了樓，趕不了狗；趕了狗，捉不了猴，急得劉老公大發愁。

劉家莊上有一個劉老六，家裏蓋了九十九間樓，樓上拴了九十九

條大犍牛，又喂了九十九個馬臉猴，挂了九十九簍好香油。樓踢啦，油洒啦，牛跑啦，猴逃啦。不知道該支樓？（「支」就是「扶」，）該攪油？還是該拉牛？該捉猴？（山西河東。）

廟前頭有一隻白鼻頭烏貓，廟後頭有一隻烏鼻頭白貓。還是廟前頭的那隻白鼻頭烏貓好？還是廟後頭的那隻烏鼻頭白貓好。（浙江。）
標上掛管皮水鎗，檯上擺碗黃豆醬。水鎗落在醬碗裏，醬蘸鎗，鎗蘸醬。（江蘇吳縣。）

鋪狗皮褥子，比鋪別的皮褥子好鋪。（河北灤縣。）

十六畫

燒燒酒，吊燒酒，燒酒裏裹吊燒酒。（江蘇黃渡。）

橋上有隻麻貓，橋下有隻麻鷄。麻鷄啄了麻貓，麻貓咬了麻鷄。

盧家一個爐，胡家一個壺。盧家的爐碰破了胡家的壺，胡家的壺碰破了盧家的爐。盧家要胡家賠他們一個爐，胡家要盧家賠他們一個壺。（四川成都。）

駱老伯，郭老伯，畢老伯，柏老伯。駱郭畢柏四老伯，約着城北買菱角。買得菱角閣上剝，各剝各，各吃各。閣角莫落菱角壳，免得戳了駱郭畢柏四老伯的脚。（江蘇。）

十七畫

舉人一位，女人一位；舉人娶女人，女人嫁舉人；舉人得了女人，女人得了舉人。（陝西。）

鍋裏熬着一鍋很熱的油，拿起熱油杓子舀熱油。（河北灤縣。）
牆上掛面鼓，鼓上畫老虎。老虎抓破了鼓，買塊布來補。不曉得這是布補鼓？還是鼓補布？（江蘇江寧。）

牆頭上一個瓜，落下來打着娃娃；娃娃叫媽媽，媽媽撫娃娃，娃娃罵瓜瓜。（四川越雋。）

十八畫

藍針藍線連藍領，還是領藍？還是線藍？（江蘇蘇州。）

藍線店裏賣藍線，每逢初一十五大減價，不逢初一十五不減價。

（江蘇蘇州。）

十九畫

蹲蹲葫蘆，軋軋葫蘆，好漢一口氣數不了二十四個葫蘆：一個葫蘆一個把一個碗，兩個葫蘆兩個把兩個碗，三個葫蘆三個把三個碗，四個葫蘆四個把四個碗，五個葫蘆五個把五個碗，六個葫蘆六個把六個碗，七個葫蘆七個把七個碗，八個葫蘆八個把八個碗，九個葫蘆九個把九個碗，十個葫蘆十個把十個碗，十一個葫蘆十一個把十一個碗，十二個葫蘆十二個把十二個碗，十三個葫蘆十三個把十三個碗，十四個葫蘆十四個把十四個碗，十五個葫蘆十五個把十五個碗，十六個葫蘆十六個把十六個碗，十七個葫蘆十七個把十七個碗，十八個葫蘆十八個把十八個碗，十九個葫蘆十九個把十九個碗，二十個葫蘆二十個把二十個碗，二十一個葫蘆二十一個把二十一個碗，二十二個葫蘆

二十二個把二十二個碗，二十三個葫蘆二十三個把二十三個碗，二十四個葫蘆二十四個把二十四個碗。

二十畫

蘇州玄妙觀，東西兩判官：東判官姓潘，西判官姓關。潘判官不管關判官的閒事，關判官也不管潘判官的閒事。（江蘇。）

蘇州有個蘇鬍子，湖州有個胡鬍子：蘇州蘇鬍子的家裏有個鬍梳子，湖州的胡鬍子來問蘇州的蘇鬍子借梳子梳鬍子。（江蘇如皋。）

鐘樓底下有一個粗腿豬，鼓樓底下有一個腿粗豬，不知道鐘樓底下的粗腿豬的腿、比鼓樓底下的腿粗豬的腿粗？還是鼓樓底下的腿粗豬的腿、比鐘樓底下的粗腿豬的腿粗？（陝西榆林。）

二十一畫

鐵匠樓上燎老犂牛頭。（此句疑有錯字。）（陝西榆林。）

鐵犂頭拖在黃牛後，黃牛拉上鐵犂頭走。（浙江。）

鐵鏟鏟木掀，木掀掀鐵鏟。（四川成都。）

鷄登筲，筲登鷄；鷄登籬筲，籬筲登鷄。（同上。）

竈上半邊鉢，灶下鉢半邊。打破半邊鉢，還有鉢半邊。（江蘇淮安。）

二十三畫

籠子上有個紅虫，聾童子來拿籠子，教籠子上的紅虫咬了聾

童子。(江蘇。)

籠鷄啄虫子，童子捉籠鷄，聾子哄童子。(浙江杭縣。)

附 錄

高高山上一位老僧，身穿的衲頭總有幾千層。若問老僧年多大？曾記得黃河已經九澄清。黃河是五百年澄清一次，合起來便是四五百冬。老僧收的有八個徒弟，這八個徒弟俱有法名：大徒弟名叫青頭楞，二徒弟名叫楞頭青，三徒弟名叫僧三點，四徒弟名叫點三僧，五徒弟名叫崩葫蘆把，六徒弟名叫把葫蘆崩，七徒弟名叫風隨化，八徒弟名叫化隨風。八個人學會了八種藝，八仙過海各顯奇能：青頭楞會打磬，楞頭青會撞鐘，僧三點會吹管，點三僧會捧笙，崩葫蘆把會打

鼓，把葫蘆塌會念經，風隨化會掃地，化隨風會點燈。老師傅打算教他們換上一換，可是換過來萬也萬不能：楞頭青打不了青頭楞的磬，青頭楞撞不了楞頭青的鐘；點三僧吹不了僧三點的管，僧三點捧不了點三僧的笙；把葫蘆崩打不了崩葫蘆把的鼓，崩葫蘆把念不了把葫蘆崩的經；化隨風掃不了風隨化的地，風隨化點不了化隨風的燈。老師傅一見就生氣，要打這徒弟整八名。眼看着八個徒弟都要挨打，忽然間從外面來了五位雲遊僧；這五位僧人就把手情講，教這八個徒弟到後院裏去數塔玲瓏：玲瓏寶塔十三起，誰要數過來誰就是大師兄；誰要是數不過來這玲瓏塔，就從夜間一直跪到大天明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頭一層：一張高桌四條腿，一個和尚一本經，一對鐃鉦一口磬，一個木魚一盞燈，一個金鈴整四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

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二層數三層：三張高桌一十二條腿，三個和尚三本經，三對鐃鉦三口磬，三個木魚三盞燈，三個金鈴整一十二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四層數五層：五張高桌二十條腿，五個和尚五本經，五對鐃鉦五口磬，五個木魚五盞燈，五個金鈴整二十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六層數七層：七張高桌二十八條腿，七個和尚七本經，七對鐃鉦七口磬，七個木魚七盞燈，七個金鈴整二十八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八層數九層：九張高桌三十六條腿，九個和尚九本經，九對鐃鉦九口磬，九個木魚九盞燈，九個金鈴整三十六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十層數十一層：十一張高桌四十四條腿，十一個和尚十一本經，

十一對鐃鉞十一口磬，十一個木魚十一盞燈，十一個金鈴整四十四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十二層數到尖上十三層：十三張高桌五十二條腿，十三個和尚十三本經，十三對鐃鉞十三口磬，十三個木魚十三盞燈，十三個金鈴整五十二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往回數到十二層：十二張高桌四十八條腿，十二個和尚十二本經，十二對鐃鉞十二口磬，十二個木魚十二盞燈，十二個金鈴整四十八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十一層數十層：十張高桌四十條腿，十個和尚十本經，十對鐃鉞十口磬，十個木魚十盞燈，十個金鈴整四十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九層數八層：八張高桌三十二條腿，八個和尚八本經，八對鐃鉞八口磬，八個木魚八

盞燈，八個金鈴整三十二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七層數六層：六張高桌二十四條腿，六個和尚六本經，六對饒鉞六口磬，六個木魚六盞燈，六個金鈴整二十四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五層數四層：四張高桌一十六條腿，四個和尚四本經，四對饒鉞四口磬，四個木魚四盞燈，四個金鈴整一十六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玲瓏塔，塔玲瓏，玲瓏寶塔跳過三層數到第二層：兩張高桌八條腿，兩個和尚兩本經，兩對饒鉞兩口磬，兩個木魚兩盞燈，兩個金鈴整八兩，西北風一吹响嘩楞。老僧人數完了玲瓏寶塔，抬起頭來看分明：上面看，滿天星；地下看，一個坑；坑裏看，凍着冰；冰上看，栽着松；松上看，歇着鷹；山上看，一老僧；僧前看，一本經；屋裏看，點着燈；牆上看，釘着釘；

釘上看，掛着弓。看着看着花了眼，西北角上忽然起了大風，好大風來好大風，十個人見了九個人驚。這個風，刮散了滿天的星，刮平了地上的坑，刮化了坑裏的冰，刮倒了冰上的松，刮飛了松上的鷹，刮走了山上的僧，刮碎了僧前的經，刮滅了屋裏的燈，刮掉了牆上的釘，刮落了釘上的弓。這正是：星散，坑平，冰化，松倒，鷹飛，僧走，經碎，燈滅，釘掉，弓落。這一個小小的繞口令，要是唱錯了一個字，臊得我們臉兒腓紅。（河北北平。）

這是一段拗口的戲詞，在舊劇中的小丑，多喜歡說它來同一般聽戲的人打哈哈。因為這段拗口語的文體太長了，（共計一千五百〇八字）不便按照它第一字的畫數列在「十畫」裏，所以就附錄在本書的末了。又，此段拗語原文的語意偶有欠通者，編者爲

大家閱讀的便利起見，曾略加修正，但仍不失其原來的本色，合併聲明於此。

啓明學社出版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經售

民衆文藝論集

此書內有著者關於中國民衆文藝之重要論文十餘篇，其第一篇爲總著，中國民衆文藝全集之計劃，尤有價值。全書約八萬字，實價五角。

中國的技巧文藝

諺語，謠語，歇後語，拗口語等等，均爲中國之技巧文藝。此書對於是項文藝，敘述甚詳，現在整理文稿中。此書內有中國南北各省各地之歇後語約一千七八百則，現在印刷中。

歇後語選錄

此書內有中國南北各省各地之拗口語共一百六十七則，現在印刷中。

拗口語選錄

此書研究拗口語之一切問題甚詳，計約四萬字。現亦在印刷中。

拗口語研究

此書內收有江蘇民間之戀情小曲百餘闕，計約六萬字。現亦在印刷中。

江蘇民曲選

此外著者尚有謠語研究，歇後語研究，及民衆文藝論等書，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及印刷中。

民衆文藝叢書
陳光堉著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

拗口語選錄

全一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

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作者 陳光 壺

出版者 啓明學社

印刷者 上海周家嘴路一〇二〇號
華美術圖書公司

總經售處 上海河南路泗涇路口
華美術圖書公司

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

732794

